

莫友芝《影山词》考议

陈昌强

长期以来,莫友芝的文学名声被其学者身份所掩,张剑先生《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莫友芝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作相继问世,促进了学界对莫友芝多元而深入的研究。莫氏的文学成就,特别是其在词学方面的理论和创作,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不过,因为传本复杂、文献稀见,相关探讨稍欠周延。笔者因参与《全清词·嘉道咸同卷》编纂,负责整理莫友芝词作,有机会寓目传世的《影山词》诸版本。现仅就浏览所及,对莫友芝《影山词》文献学和文学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一、《影山词》版本源流

多数情况下,莫友芝的词名都处在晦而未显的状态。邓之诚先生曾说:“邵亭词不经见,其《丛稿》中一阙云:‘玉梅花下城欢聚。春花正好抛人去。梦逐海东头。雪残明海楼。归期知不远。争奈劳心眼。拼了上元灯。和衣卧月明。’”^①邓先生举证该词,可能是未见《影山词》其余版本,也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因为该词仅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藏莫氏手稿《影山草堂杂稿》^②。不过,邓先生所谓“邵亭词不经见”虽代表当时学界的一般观点,却不尽符合事实,因为民国间《影山词》稿抄本多已传抄流布,更有两种传播较广的刊本出现:《黔南丛书》本(下称“黔本”)和《同声月刊》本。《影山词》版本复杂,值得细述,此处首举影响最深广的黔本^③,再据其所载线索,一一论述其余版本。

黔本《影山词》,民国二十五年(1936)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扉页署“据莫氏家藏稿本校印”,卷首录陈田《徵君莫先生友芝传证》、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二文,收莫友芝词二卷、外集一卷共114阙(重出《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阙),卷末有凌惕安丙子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所作跋。有关该本的版本因

①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②该词未载于诸版本《影山词》,张剑据稿本《影山草堂杂稿》补录之(张剑编:《莫友芝诗文集》,第554页),个别字词与邓氏所引有异同,待考。

③有关该本讨论可参张剑:《莫友芝〈影山词〉考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64-82页。

缘,凌跋中有详细叙述:

今春试向邗江访求,先生文孙经农始以原稿本寄示,并谓:近代词宗朱彊村祖谋曾击节叹赏,亟钞副本去,拟序而刊之,未果而彊村遽逝,是诚遗憾。嘱将此本刊行,以饷海内之望。展阅之下,见其中朱墨斑斓,密批浓抹,多系柏容手笔,有乙而复存、存而复涂者;亦有豫空字句,几经缣研乃复谱入,前后字墨不类者。当日谐律之专精,诚可叹服。兹据原本所去取,详加参校,交志局印入《丛书》四集,并嘱贵阳文通书局多印单行本以广流传。^①可知黔本的祖本是莫氏家藏稿本,其上有黎兆勋(字柏容)亲笔批改,而且该本曾为朱祖谋传抄,但不知此本尚存于天壤之间否?值得庆幸的是,凌惕安曾据该稿本另抄了副本,其中一本(下称“笋香室钞本”)虽几经辗转收藏,尚存于世。

笋香室钞本《影山词》,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线装,双鱼尾,象鼻处有“笋香室制”四字,方格稿纸、楷字抄录,凡三十五页,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卷首为凌惕安序(字句与《黔南丛书》本凌跋同),词二卷、外集一卷共词121阙(重出《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阙),另附载黎兆勋唱和之作10阙。笋香室钞本《影山词》是莫友芝词集版本中较为特殊的例证,其价值容待本文第二节详细说明,此处需要揭橥的是,该本在词史上对莫友芝词集的传播接受亦具有相当影响:其一,该书夹“遐庵藏书”签条一纸:“影山词。莫友芝。钞本一册。已选。”可知其为叶恭绰(号遐庵)《全清词钞》的选录底本^②。叶氏编《全清词钞》前,曾向朋辈广泛征书,该书当即于其时为叶氏所收藏。又,其卷首钤“恭绰长寿”、“平湖陆维钊印”、“陆维钊先生捐赠清词集”等篆印,可知该书后归叶氏助手陆维钊收藏,并由陆先生捐赠南京大学,以供编纂《全清词》之用。一册流传,可于中窥见百年间清词文献收集整理历史之一斑。其二,该书与《同声月刊》本《影山词》同源,可以互校。

《同声月刊》第一卷第10至12期,曾将《影山词》全文刊布,其后有龙榆生跋:

《影山词》二卷《外集》一卷,贵阳凌氏笋香室据原稿迻录本。往年任心白先生举以见示,意欲为载入《词学季刊》,以广其传。会东事骤起,《词刊》中断,不果登出。此本讹文夺字,不可胜数。忆在叶遐庵先生处,亦曾见一钞本,乱后无由借校,凌氏所称原稿,亦不审尚在人间否?辄以私意略为勘定,及兹流布,庶使先贤遗制,不至竟化劫灰,倘亦稍尽后死者之责歟?辛巳初冬龙沐勋谨识。^③

①民国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黔南丛书》本《影山词》。按:凌惕安此跋关系《影山词》版本源流甚巨,其流传又最广,故不避繁冗,多录其文。

②《全清词钞》(中华书局1982年版)选莫友芝词三首:《浣溪沙·书别》、《南浦·本意》、《瑞鹤仙》(春风才省)。

③《同声月刊》第一卷第12期,民国三十年(1941),第138页。

辛巳为民国三十年(1941)。<《同声月刊》》本的底本虽非叶恭绰所藏笋香室钞本《影山词》，但其所据本源自任心白，该本亦是笋香室过录的另一钞本。龙榆生研治词学，系承朱祖谋衣钵，他留心整理清词文献，也与朱氏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龙氏整理刊布《影山词》，应当也有替朱氏了结夙缘之意，因为从凌惕安序中，龙氏肯定知道朱氏曾精校过《影山词》，只是可惜，他没能目验朱氏校改过的本子，并据以校对《同声月刊》本的“讹文夺字”。

幸运的是，朱祖谋校钞本《影山词》至今尚存，藏于南京图书馆，其祖本则是台湾“国家”图书馆藏莫绳孙钞稿本《影山词》，而非凌惕安所谓莫经农藏黎兆勋批稿本。这两种版本与上述数种版本的一大区别是所收词序次完全不同，词目亦互有异同^①，反映它们完全出自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即《影山词》稿本当存在两个平行的系统。证据是莫绳孙钞稿本中墨笔钩去的部分，完全反映在朱祖谋校钞本中，哪怕该墨笔完全钩错了，钞本亦仍然承袭，乃至朱氏另用墨笔眉批才得以更正稿本之误。例如，《卖花声》(春草蕙芳家)下阙：“往事不胜嗟。拼了由他。寸心无奈只如麻。凭着梦思和晓月，飞度城鸦。”莫绳孙钞稿本中“寸心无奈只如麻”七字钩去，朱祖谋校钞本遂无此七字^②，但此处朱氏墨笔眉批“他韵下脱一七字句”，明显指明阙误。莫绳孙钞稿本中与此类似的情况尚有十馀处，在朱祖谋校钞本中皆由朱氏眉批指正。但莫绳孙钞稿本中为何会出现这些不必要的删改，其原因尚不明确。

朱祖谋校钞本还派生出一个钞本，即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海粟廬钞本。该本卷首题“影山词三卷”，其下小字署端两行：“邵亭畹叟莫友芝先生撰。”“壬申醉司命日匏庐彙端。”系绿方格钞本，凡二十三页，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一字，象鼻处有“海粟廬丛书。中吴王氏刊”字样。卷末有跋曰：

《影山词》三卷，邵亭畹叟莫子偲先生友芝缮正定稿，有朱彊村侍郎手笔，为校其讹夺，并有彊村跋语。公孙楚生先生棠^③身后，铜井文房藏品均散于市上。潘盍庵先生承弼庵收得之，因借以录副。为我命笔者，陶受益君孝谦也。附载以志墨缘，壬申醉司命日佩诤王謇。

跋后钤有“王謇”白文篆印。王謇字佩诤，号匏庐，江苏吴县人，藏书处为海粟廬^④。王跋反映了朱祖谋校钞本《影山词》在民国时的流传情况。该本完全承袭

①详细讨论可参张剑《莫友芝〈影山词〉考论》及本文第二节详表。又，莫绳孙钞稿本可能经过莫友芝亲自审定，因其每卷首皆钤“子偲”小印，第三卷卷末钤“其名曰友”篆印。更明显的例子：卷后附载诸诗中，《枫香坪》一诗题下有行书加注数行，墨迹与莫友芝手迹同，其后钤“子偲”小印以示此处更正之发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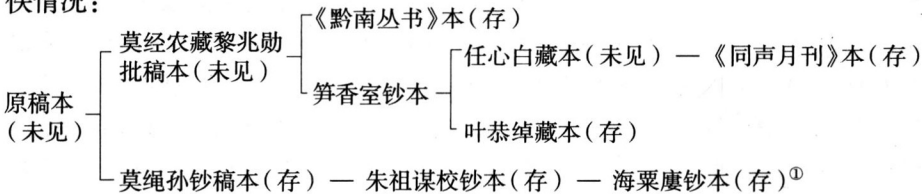
②此亦可证明朱祖谋校钞本《影山词》之钞者当非朱祖谋本人。张剑先生以之系莫绳孙钞，恐有误，疑为一般钞胥。

③原文如此，实误，莫棠是莫祥芝子，友芝侄。参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中华书局，1999年，第1098页。

④《文献家通考》，第1591页。又，该书将“海粟廬”误成“灈粟廬”。

朱祖谋校钞本,并录朱氏眉批。偶有异同,则为王謇校正出抄录者陶孝谦偶尔的疏误。值得注意的校记仅一则:卷一《浪淘沙近》(从来未晓)上端粘一小笺,有墨笔校记:“按‘小楼愁倚’四字,鄙意‘倚’字当在‘小楼’上,‘愁’字当属下读,如此,方与小宋‘倚兰桡’云云句法合,原钞恐误。”其后钤“艮庐”朱文小印。按,艮庐即张茂炯。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绘制一张较全面的《影山词》版本流传图,并附其存佚情况:



二、笋香室钞本的文献考察

黔本向来是《影山词》流传接受的重中之重,莫绳孙钞稿本(下称“莫本”)因张剑先生的发掘而引起学界重视,笋香室钞本(下称“笋本”)及与之同源的《同声月刊》本则一直未进入研究者的视界。《同声月刊》本除第一卷卷末意外缺漏《清平乐》(莺情燕意)以下5阙词外,其余词作并词序与笋本基本相同,而黔本、笋本、莫本的词作数量、词作序次皆有差别,为讨论方便,此处以笋本为参照系,详列出三本异同:

词目	次序		
	笋本	黔本	莫本
采桑子·本意九首	1-9	1-9	44-52
南浦·本意	10	10	3
鹊桥仙·题画	11	12	16
如梦令·郭店驿梦中赠答	12 - 13	13 - 14	33-34
满江红·为方中坚题冬菜图	14	15	2
生查子·乐平宿感旧	15	16	35
蝶恋花·点窠杜诗	16	17	17
水调歌头·镇远旅夜	17	阙	阙
渔家傲·秋海棠	18	18	19
木兰花(小家碧玉)	19	19	21
台城路·悼璋女	20	20	5
西地锦(憎杀绣衾)	21	21	36

词目	次序		
	笋本	黔本	莫本
买陂塘·寄平越峰旧守松桃	22	22	9
消息·寄胡长新	23	23	阙
念奴娇·和郑子尹	24	24	7
庆春宫·庚子除夕	25	25	12
减字木兰花·立春	26	26	26
沁园春·书事	27	27	4
又·同岁有留京忘归者	28	阙	阙
四字令·醉太平	29	28	37
一丛花令(东风无力)	30	29	14
一叶落(翠幕悄)	31	30	38
菩萨蛮·采莲	32	31	31

①莫绳孙钞稿本、《黔南丛书》本《影山词》在当代的影印、整理情况,张剑《莫友芝〈影山词〉考论》已详列,此处不赘。

词目	次序		
	笄本	黔本	莫本
浣溪沙·书别（雪意盘风）	33	33	24
暗香·呈夏辅堂外舅	34	34	6
青玉案·雪美人	35	35	22
杏花天（樱花又受）	36	36	39
浣溪沙（半颊春痕）	37	阙	25
水龙吟·初秋	38	37	10
解连环·寄内	39	38	11
凤凰台上忆吹箫（上九）	40	39	13
浪淘沙近（从来未晓）	41	40	40
清平乐（莺情燕意）	42	41	41
诉衷情近·甯柳隔帘听词	43	42	15
江南好（相见处）	44 - 45	43 - 44	27-48
千秋岁（渐东方白）	46	45	20
鹧鸪天·甲辰中夏	47	47	53
渡江云·冬杪过青田	48	48	55
百字令·癸卯冬	49	46	54
高阳台·和黎柏容落梅	50	49	56
又·又同用吴梦窗韵	51	50	57
卖花声（春草蕙芳）	52	51	58
又·青田山庐答柏容	53	52	59
蝶恋花·答柏容	54	53	60
又·留别柏容	55	54	61
南浦·寄郑子尹	56	55	62
迈陂塘·春晚饮李仪轩家	57	56	63
江城子·接山堂雨	58 - 59	57 - 58	65-66
迈陂塘·陈相庭学博	60	59	64
瑞鹤仙·初夏	61	60	67
百字令·答柏容	62 - 65	61 - 64	68-71

词目	次序		
	笄本	黔本	莫本
双头莲·本意	66	65	8
贺新郎·送陈光曾就婚贵阳	67	66	72
金蕉叶·怡轩对雨有怀	68	67	73
更漏子·影山草堂夜话	69	68	74
渡江云·外舅夏辅堂	70 - 71	69 - 70	75-76
琵琶仙·梅杞怀子尹	72	71	77
满江红·渡乌江	73	72	1
八声甘州·送柏容云南省觐	74	73	78
琐窗寒（虚阁吹寒）	75	74	79
木兰花·九月十五夜	76	75	82
蝶恋花·蔷薇	77	76	80
临江仙（使我天涯）	78	77	81
双荷叶（妆台角）	79	78	83
四和香（偷向鸳鸯）	80	79	阙
荷叶杯三首	81 - 83	阙	84-86
玉楼春（绿窗慵绣）	84	80	88
鹊桥仙二首	85 - 86	81 - 82	89-90
天仙子（移近画楼）	87	83	阙
卖花声（闲坐绿窗）	88	84	92
唐多令（深柳板桥）	89	85	94
浣溪沙（碧玉千金）	90	阙	阙
其二（倩人将米）	91	86	96
其三（易井朝华）	92	87	97
生查子（一自别欢）	93 - 94	88 - 89	98-99
临江仙（花里弄雏）	95	90	100
思越人（晓烟收）	96	91	101
长相思（景栖栖）	97	92	102
蝶恋花（旧夏新春）	98	93	103

词目	次序		
	笄本	黔本	莫本
人月圆（墙东一角）	99	94	104
贺新郎·荷花生日	100	95	105
恋绣衾（相思一日）	101	96	106
恋绣衾·和作附	102	97	107
苍梧谣（佯）	103	阙	阙
其二（听）	104	阙	109
如梦令（藕叶玉钟）	105	98	111
醉花阴（鸭头新染）	106	99	112
谒金门（春悄悄）	107	100	42
洞仙歌十首	108 - 117	101 - 110	113 - 122
瑶花（安江眉印）	118	111	110
菩萨蛮二首	119 - 120	112 - 113	123 - 124
凤凰台上忆吹箫（上九）	121	114	125
念奴娇·车上作	阙	11	阙

词目	次序		
	笄本	黔本	莫本
浣溪沙·书别（山月残辉）	阙	32	23
好事近·七夕前一日	阙	阙	18
菩萨蛮·黄园	阙	阙	29
菩萨蛮·渡江	阙	阙	30
菩萨蛮·石固驿梦中赠别	阙	阙	32
苍梧谣（愁）	阙	阙	43
双头莲	阙	阙	87（有调无词）
点绛唇（三面窗开）	阙	阙	91
卖花声（卸了砚村）	阙	阙	93
水龙吟	阙	阙	95（有调无词）
苍梧谣（遥）	阙	阙	108

（注：为避繁冗，部分词题有所省略。《恋绣衾·和作附》一阙，笄本作佚名和词。）

《影山词》诸版本之间，最令研究者困扰的便是词作次序问题，无论是哪个版本，似乎都没有遵从时间、词牌或者内容的规则排序。不过细阅上表，可知莫本第 53 首以前与笄本的第 47 首以前，其词作次序有相当的不同，而其后的词作顺序则大致相当。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莫友芝对《影山词》不欲存世，自己生前并未作过整理”，故而其各版本“均未能编年，次序比较混乱”^①，这一观点可以解释笄本与莫本之间的差异，却不能解释笄本与黔本之间的异同，因为笄本、黔本都经过凌惕安的整理，但二者不仅词作数量不同，而且词作本身也互可校补。对此现象，一种比较可能的解释是，凌氏在整理黔本、笄本时，底本虽大致相同，但应还有其他的文献来源。

凌惕安（1891-1950），名钟枢，以字行，号笄香室主人，贵州贵阳人。是贵州著名学者、藏书家^②。生平精于搜罗地方文献，其乡先贤莫友芝的文献自然也在其搜罗之列^③，黔本、笄本《影山词》校理过程中，虽然凌氏一直强调是以莫

①张剑：《莫友芝〈影山词〉考论》，第 65 页。

②张祥光：《凌惕安与〈咸同贵州军事史〉》，《贵州文史丛刊》2012 年第 3 期，第 116 页。

③例如，莫友芝稿本《莫公赏鉴书画录》一种，即经过凌惕安的收藏。参吴鹏：《中华书局点校本〈邵亭书画经眼录〉补正》，《贵州文史丛刊》2011 年第 2 期，第 82 页。

经农藏原稿本为底本,但其对词作的更动增损还是可以证明他可能看到了另外的资料,并据以对文本进行了重新调整,而正是这种调整,使得笱本成为《影山词》版本系统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并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

首先,如上表所示,笱本保存了莫氏四首佚词:《水调歌头·镇远旅夜》、《沁园春·同岁有留京忘归者》、《浣溪沙》(碧玉千金)、《苍梧谣》(佯)^①。使得莫氏存世词作总量达到132阕^②。

其次,笱本同黔本一样,完整地保存了莫友芝与黎兆勋的唱和活动。贵州词坛本属沉寂,词人唱和之作更是稀少。道光二十二年(1842)前后,莫友芝和郑珍、黎兆勋以诗唱和,兼及于词。笱本和黔本中,附载了黎兆勋的十首和词,其中《蝶恋花》(离合悲欢)一阕,未载于黎兆勋《葑烟亭词》刊本中,可供补遗。其余的作品,也有资于校刊。

再次,笱本可供校刊之用。前文曾引述,龙榆生认为,任心白藏的笱香室钞本《影山词》“讹文夺字,不可胜数”,他曾亲予校刊^③。笱本虽颇多谬讹,但其异文仍可与黔本、莫本互校。试举数例:《采桑子·本意》其五“南陌西塘”,陌,莫本同,黔本作“北”,据句意,“陌”字佳。《青玉案·雪美人》“镂冰肌骨”,肌,黔本同,莫本作“饥”,据句意,“肌”字佳。《浣溪沙》“莺语小红阑”,红,黔本、莫本皆作“江”,当以笱本为佳。由以上诸例可知,由于莫友芝生前未曾着力校订《影山词》,因此,目前留传的各版本皆互有异同,笱本的存在,正为校订完善《影山词》提供了另一重保障,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笱本的存在使得莫氏词作编年工作能够进一步展开。笱本所存的佚词,部分可以根据综合分析推测其编年。例如,《水调歌头·镇远旅夜》,从内容看,可知是在赴京应试途中所作,镇远驿是贵阳至京师之间的八十个驿站之一,莫友芝自道光十三年(1833)冬开始赴京赶考,只在道光十七年冬与郑珍、道光二十六年与门人钟宪章一起经过镇远驿,并俱在该驿由陆路改水行,其余诸次行程,或未经镇远,或未携友同行^④。又考道光十七年郑珍新中举人,新科举人头番赴会试,与“你是杨都弄斧,我是惠施种瓠,一样不成妍”的懊恼词句不合,故本词应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而《沁园春·同岁有留京忘归者,为致家信,更歌此阕》,本词笱本排在《沁园春·书事》之后,可知二词作于同时,亦当在莫氏某次赴京应试之时,至于具体时间,则因信息未详,须存疑待考。

①本词,莫本改成《苍梧谣》(遥)一阕,原稿中改动痕迹明显可辨,以其词作近乎重新填写,故算作另一首作品。

②目前最完备的《影山词》是张剑《莫友芝诗文集》本,共辑词128阕。

③龙榆生的校订分两类,一是据词律补阙字符,一是据词之上下文更定字词,如《天仙子》“远春都上新眉妩”句,龙氏改“春”作“山”,又《洞仙歌》其八“尚悄语、低筹慰相思”句,龙氏改“筹”为“鬟”,因无版本依据,龙氏的率意更动也可能新增了讹误。

④详参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第28-93页。

三、创作与理论之间

莫友芝的词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两篇序文中:《〈葑烟亭词草〉序》、《陈息凡〈香草词〉序》^①。目前学界习惯于将这两篇文章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因而无法解释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的差别,也无法解释其理论和创作中的间离之处^②。其实二文观点不尽相同,前者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者作于咸丰十年(1860),其时间差正好可以突显作者词论的演进及其对词坛认识的逐步转变。

莫友芝步入词坛之初,自承是“卤莽尝试”,除了与同辈友人郑珍、黎兆勋相互切磋外别无同道,“余少长遵义,交郑子尹,既冠言诗,乃因以交其内兄黎柏容,岁率唱和,三四往来,而填词亦旁及焉”。贵州词学本属荒芜,郑珍亦颇以词为小技,并曾规劝莫、黎二人勿以此道为要^③,这可能潜在影响了莫友芝的词学观念,并导致他不愿意刊刻《影山词》^④。但亦有文献可以证明,在创作的同时,莫友芝非常认真地研治过词学^⑤。不仅如此,莫友芝也非常关注词坛的变化,对词史发展演进有较显明的认识,并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好恶。僻居一隅而潜心研求,反而使得他的理论有着较明显的特色,与词坛各主流派别之间皆互有异同。相对而言,《〈葑烟亭词草〉序》注重批判雍乾时期词坛,而隐隐然可从中窥见浙西词派的影响;《陈息凡〈香草词〉序》则重视对常州词派特别是张惠言等人词学理论的发挥。

首先看《〈葑烟亭词草〉序》:

窃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谷人,骨孱于频伽。其偶然不囿习气、溯源正宗者又有三病:服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袭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逐波忘返者也。伯庸少近辛刘,翻然自嫌。严芟痛改,低首周秦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凉之音,所谓前后三病,既无从阑入。顾犹不自信,见面必出所得相质证。余每持苛论,即一字清浊小戾于古,必疵乙之。而伯庸常以为不谬,日锻月炼,

①《莫友芝诗文集》,第581-582页、第585-586页。下引文字出此二序者不另作注。

②例如王雨容《莫友芝词学思想简论》的相关讨论,文载《文艺评论》2012年8期,第92-96页。

③黎兆勋《〈葑烟亭词草〉自序》称:“予壮岁草《葑烟亭词》三卷,子尹以此规予,遂弃去,几近廿年不复为之。”见《葑烟亭词》卷首,光绪十五年日本使署刻本。

④莫绳孙曾说《影山词》是“先君所不欲存者,故不以示人”(台湾“国家”图书馆藏莫绳孙光緒十九年正月三日致黎聪信稿,转引自张剑:《莫友芝〈影山词〉考论》,第82页)。

⑤《〈葑烟亭词草〉序》称:“乃复相与上下五季、两宋,逮本朝巨公之制,准玉田绪论以相切劘。”又,台湾“国家”图书馆藏莫友芝手稿一卷,题“莫友芝词”,纸张板式与莫绳孙钞稿本《影山词》同,然实非莫友芝所作词,而是其摘抄周之琦《十六家词录》、戈载《宋七家词选》并周之琦等人词作,是他研习词学的实证。

不尽善不已。近则每变愈上,虽子建好人讥谈,人亦何所置其喙?昔吴尺凫为词在中年以后,故寓托深而揽擷富。宋牧仲虚怀讨论,其词可上拟北宋。伯庸兼之,宜其幽宕绵邈,使人意消。为之不已,于长水、乌丝、珂雪间参一坐,岂不可哉?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的是师法问题。莫友芝糅合了前人的许多观念,可以较明显地让我们窥见其词论建构的痕迹:其一,“正宗”说源自于明代,以王世贞为代表^①,莫友芝推崇秦观、周邦彦而贬斥辛弃疾、刘过,正属严辨“正宗”、“变体”之分;但史达祖成为“正宗”却是朱彝尊提倡宗南宋并建构南宋词师法谱系之后的事^②,兼举史达祖正表示莫友芝的正变论已躐入了与王世贞不同的观念。其二,对姜夔、张炎的新发现和推崇也是朱彝尊的功绩,师法姜张往往成为浙派词人辨别身份的一个标志,莫友芝表现出了对“白石空凉之音”的推崇,在理论上更是“准玉田绪论以相切劘”,反映了他词学观念的浙派背景。不过,在师法的步骤上,与浙派众人由张炎、王沂孙等具“夔之一体”而进企姜夔的“上求”不同,他主张师法秦观、周邦彦而向“下引”及姜夔。在总的宗尚方面,浙派宗法南宋,莫友芝则宗北宋,差异也十分明显。其三,莫友芝的“三蔽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金应珪在《词选跋》中提出的“近世为词,厥有三蔽”^③,具体而言,金氏所言“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④。莫友芝此处的言论极可能受到金氏的影响,不过与金氏不同,他将“三蔽”分为前后两种,有“囿于习气”和“溯源正宗”的不同,“囿于习气”的三蔽指向阳羡(蒋景祁)、浙西词派(吴锡麒、郭麐)的末流,大致与金氏所论相当,“溯源正宗”的三蔽则是莫友芝的发明,是对词坛中未完全被阳羡、浙西词派笼络的部分词人的师法问题的批评,主要指单纯师法某词人而产生的弊端,而强调了兼师众长的必要性。从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上看,莫友芝是超过金应珪的。

可以说,兼师众长而以北宋为宗是莫友芝在《〈葑烟亭词草〉序》中提出的理论精髓,如果考察他的创作,正可印证他的理论。张剑先生曾仔细分析《八声甘州·送柏容云南省觐》、《琵琶仙·梅舘怀子尹》、《念奴娇·车上作》、《浣溪沙·书别》分别对秦观《望海潮》(星分牛斗)、周邦彦《花犯》、姜夔《暗香》、《疏影》以及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贺铸《减字浣溪沙》(楼角初销)

①《艺苑卮言》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页。

②朱彝尊《黑蝶斋诗馀序》曰:“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载《曝书亭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③张惠言:《词选》卷首,刻本。

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词话丛编》,第3485页。

的师法^①，可以证明莫氏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一贯性。相似的例证还可以举一些，例如《诉衷情近·帘柳隔帘听词》是对柳永《隔帘听》（咫尺凤衾）一词的戏仿，《采桑子·本意九首》描绘农村风物，题材与风格皆颇似苏轼《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高阳台·和黎柏容落梅》、《高阳台·又同用吴梦窗韵》等词神似吴文英。“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兼师众长正是莫友芝词创作取得成就的保证。

在《〈葑烟亭词草〉序》中，已可见莫友芝对常州词派理论的接受，这一倾向在《陈息凡〈香草词〉序》中被全面化了：

词自皋闻逸论出，其品第乃跻诗而上，迥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伎相疵褒。故嘉道以来，斯义大畅，几于人金荃而户浣花。然或意随言竭，则浅而寡蕴；音逐情靡，又荡而不归。其贮兴也风舒，其审味也水别，其引喻不出乎美人香草，而古今升降、事物变态，罔不可以掇诸意言之表，荡堙郁而陶性情。同岁息凡子夙擅诗笔，年馀四十，始涉为词，即洞其奥。亦既更历世故，牵掣宦场，属时多事鞅掌，鲜有居息，溷怵耳目，枵拄怀抱，默之不甘，言之不可，忧从中来，辄假闺闼颦笑倚声而写之。

至此，莫友芝主要关注点，已转向词的意旨问题。张惠言对词学的一大贡献是以意内言外说词，用经师解经的方法对词的内蕴进行阐发，从而将诗教精髓下延及词，不仅使词体得到尊崇，也使词旨的阐释空间被空前地开拓了。莫友芝完全接受了张惠言的理论，但同时也对“意”、“言”二者进行了重新限定：“意随言竭，则浅而寡蕴；音逐情靡，又荡而不归。”在言意关系方面、词的音律规范方面，对张惠言词论进行了补正。

这篇序中，莫友芝还认同词的性情说。在常州词派看来，词也是抒发性情的一种诗体，与诗同尊。这种理论，曾促使晚清词坛上兴起一股“重情”风潮，并使浙派的体物艳情受到严厉的批判，谢章铤说：“纯写闺檐，不独词格之卑，抑亦靡薄无味，可厌之甚也。然其中却有毫厘之辨。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怛，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于此得其端倪。”^②莫氏的词创作实绩，正反映了对这一词学理念转向的“预流”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其早期的创作中即已开始呈现。刘扬忠先生说，《影山词》“是一部以言情为尚，重在表现作者主观心灵意绪的词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其诗文里所绝少表露的一个真实可感的心灵世界”^③。试以《水调歌头·镇远旅夜》为例：

九驿陆程尽，明日上龙舟。悠悠无水东去，为问几时还。你是杨都弄

①《莫友芝〈影山词〉考论》，第68-69页。

②《赌棋山庄词话》卷四，《词话丛编》，第3366页。

③刘扬忠：《莫友芝〈影山词〉简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41-42页。

斧，我是惠施种瓠，一样不成妍。何事逐同岁，朝海濫殊川。 拔残灰，挑短烬，共无眠。料应有梦，怎得能到醒人边。一壁冰衾水枕，一壁温云暖雨，隔屋几悲欢。还道文章助，万里要江山。

这是莫友芝赴京应会试时的羁旅之作，自伤功名难取而外，作者心念所系的还是室家之乐。在另一首《沁园春·同岁有留京忘归者》中，同样的羁旅思内主题又一次书写。他的其余作品中，我们也常常能感动于其人伦之情（《台城路·悼璋女》、《鹧鸪天·甲辰中夏》）、师友之义（《渡江云·冬日过青田》、《南浦·寄郑子尹》）、夫妇之爱，这些都屡次体现在他的词作中。之所以在词作中注入深情，其根本原因正是莫氏对诗词体性之分的深刻认识。

除了书写关涉自身的情事，莫友芝词作中还有大量并无词题的纯粹的代言体作品。这些词作中虽然颇多绮语，不过，与浙西词派的艳情词不同，它们属“假闺闱颦笑倚声而写之”，言情的时候，极少像浙派词人那样矜典摹态。有意思的是，这些词多数被莫友芝编入词集的外集（部分版本列为卷三）中，这种编排也反映了莫氏的词体意识。

另需说明的是，莫友芝以北宋为宗、重视小令^①、在创作中逐渐趋同于常州词派，很难能地为常州词派词学传承的另一种可能性提供了实证。常州词派自张惠言创派，经周济的改进而终于成派。在师法问题上，张惠言倾向于师法唐以至北宋的词，而以温庭筠小令为“深美闳约”的极则^②，周济虽然认同北宋词“高者在南宋上”^③，却借用浙西词派建构的南宋词谱系，在学词途径上主张“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④。因为周济的影响，晚清绝大多数词人论词主张师法南宋，因此莫友芝的词学创作及其迥异于众人的理论主张便弥足珍贵，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余论

贵州词坛本属榛莽未辟之境，直至莫友芝及其同辈的努力，方才渐开蛮荒：“乡里词人，自辰六《春芜》、鹿游《明日悔》两集后，罕有闻者。近则黎伯庸、郑子尹、黄子寿、章子和、张半塘诸君子，颇复讲求。”（莫友芝《陈息凡〈香草词〉序》）莫氏、黎氏群从，甚至有多人曾研习词学，一时间，黔南词学彬彬称盛。这些词人，一方面通过各种机缘接受主流词坛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坚持创作的独特个性。因此，虽然贵州词人群体出现较晚，但却恰好可以

①《影山词》中慢词仅三十馀首，约占全部总量的四分之一。莫友芝词体意识比较明确，他曾比较过黎兆勋（伯庸）、陈钟祥（息凡）的慢词和小令，称：“伯庸尤自信，已有初集问世。然当以慢、近擅场，引、令一道，不能不为息凡避舍。”（《陈息凡〈香草词〉序》）

②张惠言《词选》选录唐词20首、五代词26首、北宋词38首、南宋词32首。唐至北宋的词作占据《词选》总量的绝大部分。

③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第1630页。

④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43页。

成为主流词坛一面镜子，一方面通过各种具体而微的词学现象照见主流词坛的动态，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同中之异显示其特征，并弥补主流词坛之不足。莫友芝词及词学当然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例证。

朱祖谋校毕《影山词》时，曾写有短跋，对莫友芝词进行总体评价：

高健之骨，古艳之神，几合东坡、东山为一手。国初诸家俱无从望其肩背，无论后来矣。^①

“高健”、“古艳”皆语有本源，向来被词论家用作溢美之词^②，朱祖谋对《影山词》“骨”、“神”的体认也和莫友芝“三蔽”说隐然相对。而且，在朱氏的清词观中，清初词人向来处于最高的地位^③，他在此处将莫友芝推上连清初词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更表明朱祖谋对《影山词》的认同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朱祖谋对《影山词》的认同，是与莫氏的创作切合他的词学观分不开的。莫友芝词学是常州词派的同道；作词复精心研习格律，“一字清浊小戾于古，必疵乙之”，这些都和朱祖谋脾性相合^④；特别是莫词有兼师苏轼的特色，更为“晚年颇取法于苏”^⑤的朱祖谋所喜。与对陈洵的援引类似，朱祖谋对莫友芝的揄扬，应该也有援引同道以行其词学的考虑。

正因为如此，因“不欲存”而未刊行的《影山词》，在濒临被历史湮没的关头，终于首次获得了重新参与词史书写的机会，并最终因各类钞本的传抄与黔本的刊行而广为人所知。而考察《影山词》，正从一个特别事例出发，为考察清代文学尚待发覆的浩瀚典籍提供具体经验——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所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①《影山词》，朱祖谋校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②《词学集成》卷五：“毛稚黄曰：北宋词之盛也，其妙处不在豪快，而在高健。”（《词话丛编》，第3266页）《大鹤山人词话》：“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词话丛编》，第4342页）李调元《雨村词话序》：“温、韦以流丽为宗，《花间集》所载南唐、西蜀诸人最为古艳。”（《词话丛编》，第1377页）

③傅宇斌：《论朱祖谋的清词观》，《词学》（第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④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彊村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享，不假检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载《彊村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729-8730页。

⑤张尔田：《龙榆生词序》，《同声》第三卷第一号，第119页。